

贾 彘 坡
新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

文物出版社

贾莱坡
磨石洞时代考古论文选

DB66/16



文物出版社
北京

THE PALAEOOLITHS OF CHINA
SELECTED WORKS OF JIA LANPO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书名题笺：许德珩
责任编辑：赵志军

贾 兰 坡
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

*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4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16开 印张：16 插页：5

统一书号：11068·1243 定价：平2.80元
精6.50元



作者近照

目 录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	(1)
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	(14)
西侯度文化遗存.....	(17)
蓝田猿人头骨发现经过及地层概况.....	(42)
关于蓝田人的时代问题.....	(46)
匭河石器.....	(49)
中国猿人的石器和华北其他各地旧石器时代早一阶段的石器关系.....	(68)
关于中国猿人的骨器问题.....	(75)
谈中国猿人石器的性质和曙石器问题	
——与裴文中先生商榷.....	(79)
中国猿人不是最原始的人	
——再与裴文中先生商榷.....	(87)
北京人时代周口店附近一带的气候.....	(103)
周口店第15地点开掘简单报告.....	(107)
丁村旧石器.....	(112)
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133)
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76年发掘报告.....	(148)
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160)
山西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	(181)
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与分布.....	(194)

建议用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成果建立我国第四系的标准剖面.....	(202)
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	(211)
远古的食人之风.....	(221)
上新世地层中应有最早的人类遗骸及文化遗存.....	(224)
追索我们的过去.....	(227)
附录：贾兰坡著作部分目录.....	(240)
编后记.....	(244)

Contents

The Palaeoliths of China.....	1
The Footprints of Earliest Man Should Be Occured in Nihewan Beds.....	14
The Culture Remains of Xihoudu—A Palaeolithic Site of Early Pleistocene in Shanxi Province.....	17
Discovery of Lantian Man Skull Cap and the Stratigraphical Summary.....	42
On the Geological Age of Lantian Man.....	46
The Stone Industry of Kehe—An Early Palaeolithic Site in Southeastern Shanxi Province.....	49
The Stone Artifacts of Peking Ma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ntemporary Cultures in North China.....	68
On the Bone Tools of Peking Man.....	75
On Eolith and the Stone Industry of Peking Man—A Discussion with Prof. W. C. Pei	79
The Peking Man Is not the Most Primitive Man—Reply to Prof. W. C. Pei	87
The Environment of Zhoukoudian Area in Peking Man Time.....	103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Locality 15 of Zhoukoudian.....	107
The Stone Industry of Dingcun—The Palaeolithic Sites in Shanxi Province	112

A Palaeolithic Site at Xujiayao in Yangkao Xian, Shanxi Province.....	133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Xujiayao Man Site in 1976.....	148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Palaeolithic Site at Shiyu, Shanxi Province.....	160
The Remains of a Stone Workshop at Emaokou in Huairen Xian, Shanxi Province	181
On the Phase, Origin and Tradition of Microtool Industry in China.....	194
Application of Palaeo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 to Setting up Quater- nary Standard Sections in China	202
Some Problems of the Origin of Man.....	211
Ancient Cannibalism.....	221
The Fossil and Culture Remains of the Earliest Man Should Be Found in Pliocene Beds.....	224
The History of Palaeoanthropology of China.....	227
Appendix—A List of Major Publications of Jia Lanpo	240
Epilogue	244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

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文化的国家，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文明古国之一。其实，这五千年的文化只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地下埋藏着的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却还要遥远得多。

众所周知，按照人类使用的工具的发展阶段来说，首先是石器时代，继之是铜器时代，再后才是铁器时代。石器时代的最初阶段是旧石器时代，尔后是新石器时代。本文就中国对旧石器时代的发现和研究现状，作一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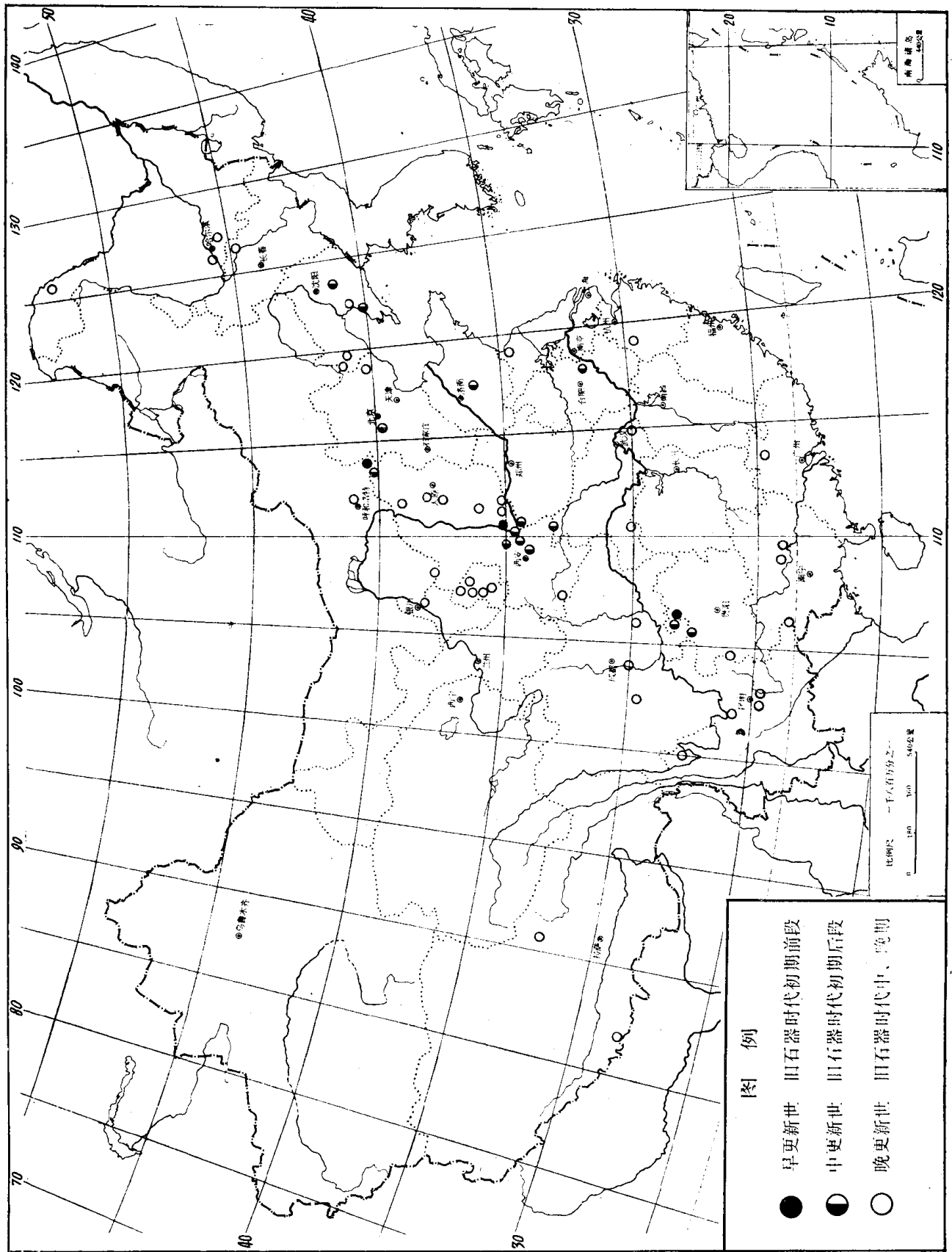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二十年代还所知甚少。1920年，法国神父桑志华（E. Licent）在甘肃省庆阳地区的黄土层和黄土底部的砾石层中，发现了一件经过人工多次打击石片而剩下来的石核和两件石英石片，这是在中国最早发现的石制品。直到1923年，法国神父、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 Teilhard de Chardin）和桑志华在宁夏的水洞沟和内蒙古的萨拉乌苏河等地发现了很多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之后，才打破了当时有的学者“不信有中国的石器时代，尤不信有中华民族之石器时代”的说法。

二十年代末，中国地质调查所虽然成立了以研究新生代地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为目标的“新生代研究室”，但由于其经费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只限于周口店使用，工作上受到很大限制。到解放前夕为止的二十年时间里，发现的地点为数不多。

新中国成立后，原来的新生代研究室扩大成为“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改归中国科学院领导，工作范围扩大了。北起黑龙江畔，南到两广，东自黄海之滨，西到青藏高原，在二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多多少少都发现了可以认为是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或原始工具。我最近粗略统计，到目前为止，已报导的更新世的人类遗址已有一百零四处，如果把未发表的零星地点也计算在内，则可达二百六十五处以上。

早更新世

西侯度遗址 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石器文化是以山西省芮城县西侯度遗址（北纬34°41′，东经110°43′）的发现物为代表。用古地磁法测定，这些发现物距今为



图一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图

180万年。该遗址1959年发现，1961年及1962年发掘，获得了大批古脊椎动物化石，三十多件石制品，带有切痕的鹿角和一些被火烧过的骨、角和马牙。

所有的发现物都集中在交错砂层相夹的砾石层中。上面有厚约50米属于中更新世的红色土，再上为晚更新世的灰黄色粉砂土。交错砂层之下有一个不整合面，与65米左右厚的属于晚更新世的钙砂质粘土和亚粘土相接。最下出露的地层是早更新世的砂岩和砖红色泥岩，不整合地与晚更新世地层相接。遗址的剖面保存良好，即使是没有发现物，从地层的顺序也可判断出它的地质年代。在发现的石制品中，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砍斫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根据这些石制品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从石核上剥落石片和加工石器都是依据一定方法进行的。他们常常利用磨圆度很差的砾石和巨厚的石片作为石核，其中有垂直砸击成的两极石核和漏斗状石核。石片中有用锤击法从石核打下来的石片，有用砸击法砸击成的两极石片，还有用碰砧法生产出的石片。刮削器有凹刃刮削器、直刃刮削器和带有使用痕迹的圆刮削器。砍斫器中有单面砍斫器、两面砍斫器和带有使用痕迹的大石片。除这些而外，还有一件三棱大尖状器。有一个残破的鹿头盖骨，其左角的主枝上有一道与主枝斜交的沟槽，已现露出松组织，显然是用器物砍过的；另外还有一段鹿角，上面有很清楚的刮痕。我们认为，这些痕迹是为了制作角器而留下的。

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个遗址中还发现了颜色呈黑、灰或灰绿的大哺乳动物的肋骨、鹿角和马牙，与北京人遗址中的烧骨相比没什么区别。化验结果也证明是烧骨。这些烧骨不可小看，正是由于它们的发现，人类用火的历史一下子提前到了一百多万年前。那么，这些烧骨又是否是自然野火烧的呢？我认为不是，因为在中国发现的绝大多数远古人类遗址都有火的遗迹，这绝非偶然巧合。尽管最近报导在肯尼亚Chesowanja发现了据认为是最早的用火遗址，但它距今只有140万年，而西侯度遗址距今达180万年。看来，普罗米修斯盗来的这把火最初可能是从中国燃起的。

在这个遗址里发现的哺乳动物群有巨河狸属 (*Trogotherium* sp.)、剑齿象属 (*Stegodon* sp.)、平额象 (*Archidiskodon planifrons*)、双叉麋鹿 (*Elaphurus bifurcatus*)、山西披毛犀 (*Coelodonta antiquitatis shansius*)、古板齿犀 (*Elasmotherium* cf. *inexpectatum*)、中国长鼻三趾马 (*Proboscideipparion sinense*)、三门马 (*Equus sanmeniensis*) 等，现已全部绝种。根据这些化石，不仅可以确定遗址的地质年代为早更新世，而且还可以知道，当时的气候四季分明，夏季绿草如茵，冬季草木枯萎，因为三门马、披毛犀和板齿犀等都是适合吃干草的动物。

元谋人及其文化 元谋人的化石发现于云南省元谋县 (北纬25°38′, 东经101°58′) 城东南约10公里的上那蚌村。1965年发现了两颗人的上内侧门齿，一左一右属于同一个体。经地质博物馆工程师胡承志研究，命名为“元谋直立人” (*Homo erectus yuanmouensis*)，简称为“元谋人”。在此之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

位曾几次前往调查和发掘，不仅基本摸清了那一带的地质情况，还发现了成批的哺乳动物化石、几件石器和大量炭屑。

元谋盆地有一套厚达695米的河湖相沉积物，从上到下有二十八层，划分为四段，其中的第四段厚约122米，岩性主要为棕褐、棕黄色砂砾层及粉砂亚粘土、粘土互层。元谋人牙、文化遗物及哺乳动物的化石都是在第四段的第二十五层中发现的。

在第四段中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有：化石小灵猫 (*Viverricula malaccensis*)、泥河湾剑齿虎 (*Megantereon nihowanensis*)、桑氏鬣狗 (*Hyaena licenti*)、云南马 (*Equus yunnanensis*)、爪蹄兽属 (*Nestoritherium* sp.)、中国犀 (*Rhinoceros sinensis*)、最后枝角鹿 (*Cervocerus ultimus*) 和山西轴鹿 (*Axis shansius*) 等二十九种。其中十八种可鉴定到种，当中绝种的有十七种，占94.4%。从哺乳动物化石群的性质判断，其地质时代显然属于早更新世。地质力学研究所用古地磁法测定的元谋人年代为距今 170 ± 10 万年；另外地质研究所根据古地磁的分析和对比，认为其“绝对”年代为距今164万年。

使人感兴趣的还有，1973年冬在元谋人化石地点进行发掘时，发现了大量炭屑。这些炭屑多掺杂在粘土和粉砂亚粘土层中。炭屑分布从上到下约3米左右，大致可分为三层，每层间距30—50厘米不等，分布也不均匀。最大的炭粒直径达15毫米，小的1毫米左右。抽样测量它们的密度，在12平方厘米的面积上，1毫米以上的炭粒有十六粒。1975年发掘时，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了两块黑色的骨头，初步鉴定可能是烧骨。

从元谋人地点发现的人化石和石器虽然都很少，但却非常重要，因为这足以证明，远在一百六、七十万年前，中国的西南部就已经有了人类的活动。如果把西侯度遗址结合起来看就更有意义了。在那么遥远的年代，人类在中国大陆上就分布得如此广泛，石器的加工和类型划分又如此清楚，这显然不是最早的人类祖先所能办到的。若把非洲的一系列发现也考虑在内，人类历史的起点还可大大提前，有可能提到四百万年前。因此，如果把人类的出现作为第四纪的标志，那么，第三纪的后半期还应划分到第四纪来。

中 更 新 世

根据现已发现的地点足以证明，生活于北京人时期或者生活于比之稍早或稍晚时期的人类在中国大陆上分布十分广泛。中国科学工作者在陕西、山西、河南、北京、辽宁、山东、安徽、湖北、贵州等省市发现的大量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下面，我将择其重点作一扼要的介绍。

蓝田人遗址 1963年，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陕西蓝田县（北纬 $34^{\circ}18'$ ，东经 $109^{\circ}20'$ ）城西北11公里的陈家窝附近的红色土层中发现了一个完好的人类下颌骨。

1964年，又从该县城东16公里的公王岭红色土层中的巨大钙质结核中发现了一个人的头盖骨、一块连有第二及第三臼齿的上颌骨和一个单独的左上第二臼齿。经吴汝康教授研究，该下颌骨先是命名为“蓝田中国猿人”（*Sinanthropus lantianensis*），后来在研究公王岭的头盖骨时，把头骨和那个下颌骨放到一起，认为它们同属直立人的一个亚种，因之命名为“蓝田直立人”（*Homo erectus lantianensis*）。

陈家窝的下颌骨十分近似于北京人。在吴汝康教授所列的测量数据和指数中，与北京人不同的只有几项，其差值也甚微。因此，我认为最好把陈家窝的下颌骨划归为北京人，即“北京直立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

公王岭的头盖骨就不同了，它和陈家窝的下颌骨相比差别很大。眉嵴的粗大就是十分明显的特征，特别是眉间部分向下凹曲的现象是北京人和爪哇人的头骨所不能比拟的。额骨也低平得多，骨壁极厚，各部分的厚度都达到或超过北京人和爪哇人的上限。公王岭头盖骨和陈家窝下颌骨并非属于同一“亚种”。我这里所称的“蓝田人”是指公王岭的头盖骨。

公王岭头骨表面粗糙，凹凸不平，这种现象并非蓝田人独有，南非的“巨齿傍人”（*Paranthropus crassdens*）和爪哇的“粗健猿人”（*Pithecanthropus robustus*）等头骨的表面也多少存在着这种现象。这是受土壤长期溶蚀的结果呢还是病态？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1965年，在公王岭的发掘中发现了几件石制品。尤其是在公王岭附近的平梁，在和埋藏蓝田人头骨年代相同的地层中发现了一件大尖状器。这件尖状器器身较长，一端尖，一端厚钝，断面略呈三角形，原料为石英砾石。这个大尖状器的发现，为我们研究文化传统提供了新的材料。1966年的发掘，除发现一批哺乳动物化石和一些石器（大型砍斫器）外，还发现了一些黑色物质，经化验全为炭质，其中有少量炭粒肉眼可见，这为人类用火历史的延长，增添了新的证据。

匭河文化遗址 它位于山西省芮城县的匭河村（北纬34°40′，东经110°20′）。遗址的剖面约30米，更新世地层分为四层：（1）桂黄色砾石层，其下与早更新世的淡褐色泥灰质粘土成不整合接触，厚度为1米左右，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发现在这一层里；（2）交错砂层，浅褐色，疏松，厚约4米；（3）细砂层，厚约1米；（4）红色土，底部含砂少，胶结较硬，颜色较红，往上颜色变为微红，含砂增多。顶部为全新世的砾石层、成层的粉砂和砂质黄土层。

在匭河遗址发现的石制品中，除少数为脉石英外，其余都是用石英岩制成的，有石核、石片和加工过的砍斫器、尖状器和刮削器等。从石核和石片可以推知，当时人们打击石片曾采用三种方法：用石锤直接从石核上打击石片，即锤击法；手握着石核在石砧上摔击石片，即碰砧法；用双手握着大石块猛烈砸击巨砾生产巨厚的石片，即投击法。

石器中的砍斫器有石片加工成的，也有石核加工成的；有一面加工的，也有两面加工的。其中有些石片在刃口用钝之后，又作过多次修理，打出新的刃口再继续使用。由于反复使用和反复加工，出现了层层迭迭的石片疤。特别使人注意的是一件三棱大尖状器。它由厚石片制成，器身具有三面和三缘，横断面呈不等三角形。三个边棱上有交互打击的痕迹。可惜在加工过程中，尖头沿着岩石的节理面断裂了，使之成了废品。我们认为，匱河石器和丁村石器有一定的关系，尽管丁村石器在类型和打击技术上比匱河石器更为先进。我和我的同事们根据现有材料，作出了“丁村文化是由匱河文化逐渐发展而来的”结论。

匱河遗址的哺乳动物化石有披毛犀、肿骨鹿 (*Megaceros pachyosteus*)、扁角鹿 (*Megaceros flabellatus*) 和师氏剑齿象 (*Stegodon zdanskyi*) 等。根据这些动物把它的时代定为中更新世早期，可以和周口店第13地点相比。前几年，山西省博物馆又在那里进行了多次发掘，不仅又发现了大批石器，而且还发现了几颗三趾马的牙齿。尺寸虽然和上新世的三趾马相差不多，但很进步，几乎和真马相接近。这种三趾马和肿骨鹿同层发现还是首次。但我们并不认为由于它的发现，时代应该提前。

北京人及其文化 这个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郊房山县（北纬 $39^{\circ}42'$ ，东经 116° ）的周口店。它原来是一个很大的洞穴，洞穴里填满了40多米厚的沉积物。经过多年的发掘，发现了四十多个个体的北京人遗骨、十万多件石制品、大批的骨器、大量的灰烬、烧石和烧骨以及百余种脊椎动物化石。就与之同时代的遗址而言，拥有如此丰富材料的，在世界上还很少见。

制作石器的原料有脉石英、绿色砂岩、石英岩、燧石、水晶和蛋白石等。其中以脉石英最多，砂岩次之，燧石、水晶和蛋白石最少。

从石核和石片上的打击痕迹，可以看出北京人打制石片使用过三种方法：除锤击法和碰砧法之外，还有砸击法，即先把一块较大而平的砾石作为石砧，一手持着一块放在石砧上的脉石英，另一手抓握石锤，垂直砸击放在石砧上的脉石英，从而从石英块上剥落下两端都比较平齐的石片，即“两极石片”。

北京人制作的石器有砍斫器、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等。砍斫器的原料以砂岩最多，占80%以上。这类石器有一面加工的，称为“单面砍斫器”；也有两面加工的，称为“双面砍斫器”。各种石器无论是用整块砾石作成，还是用石片作成，其刃口都有所不同，有凸刃或直刃，刃口多呈锯齿状。

刮削器是北京人使用最多的工具之一，主要用石片制成，多数从阳面（劈裂面）向背面加工，有直刃、凹刃、凸刃、多边刃、盘形和圆头等种。其尺寸一般都很小，长度以4厘米左右者最多；最小的只长2.1、宽0.9、厚0.4厘米，重约1克。

尖状器是北京人制作最精致的工具，其中有向一面加工的，有向两面错向加工的。

一面加工的尖状器的特点是：沿着石片的两侧边缘从阳面向背面把一端修制成尖；错向加工的特点是：先打击石片的一侧边缘，然后再从另一侧边缘向相反的一面打击，把一端打制成尖。此种器物，虽然有直刃和斜尖之分，但加工的方法是一致的。

在此尤为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在河北阳原县发现的东谷坨遗址。这个遗址的石器加工技术和北京人的石器有相似之处，可以归于同一传统。从种种迹象看，东谷坨的时代无疑早于北京人的时代。从两个时代的石器的密切关系来看，北京人打制石器的技术很可能是来源于东谷坨。

在北京人遗址里发现的大型哺乳动物的骨骼都十分破碎。破碎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骨骼都被北京人用来作了骨器。许多鹿角被截成了段，有的可以作挖掘工具，有的可以作锤子。有许多鹿头骨、面骨和角都砸掉了，仅仅留下了鹿脑瓢，可以作盛水的器皿。

在整个堆积里，从上到下有四层灰烬，其中有烧石和烧骨。有的灰烬成堆，以致使火不易蔓延，这证明北京人已能很好地管制火了。

北京人的遗骨有头盖骨、面骨、下颌骨、牙齿和少数肢骨等。头盖低平，额骨后倾，眉骨嵴粗大，左右两个眉骨互相连接，向前突出，像房檐一样遮盖着双眼，头骨最宽的位置在两耳孔稍上处。下颌骨最大的特点为吻缘前伸，下颏缺乏，颏孔多。牙齿的构造复杂、硕大。上中门齿的舌面有发育的底突，分成为几个指状突；上、下犬齿的齿冠和齿根粗大，齿冠从侧面看呈楔形；上、下前臼齿和上、下臼齿不仅比现代人的粗大，且咀嚼面有相当多的皱纹。

从北京人遗址中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近百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种有扁角鹿、肿骨鹿、德氏猫 (*Felis teilhardi*)、洞熊 (*Ursus cf. spelaeus*)、狼獾 (*Gulo sp.*) 和德氏水牛 (*Bubalus teilhardi*) 等。这一遗址的时代应为民德冰期到民德-里斯间冰期之间。最近用几种不同方法测定的这个遗址的“绝对”时代为距今约70—20万年之间，北京人前前后后在周口店这一洞穴里居住了五十万年之久。

观音洞文化遗址 这个遗址是1964年冬发现的，地点在贵州省黔西县(北纬27°3′，东经106°3′)沙井公社的观音洞。洞内的堆积物连表土在内可分为十五层，石器文化发现于上部的二至八层中，即棕黄和灰黄的砂质土层中。发现的化石有中国犀、巨獭 (*Megatapirus augustus*)、东方剑齿象 (*Stegodon orientalis*) 和洞穴大熊猫 (*Ailuropada melanoleuca fovealis*) 等，显然属于华南常见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

裴文中教授根据观音洞的石器认为，当时人们打击石片是用石锤直接打击，打下的石片粗放而不规则。第二步修理工作是垂直(或近于垂直)地连续在一个地方用力打击，打成将近90°的边缘角，边缘呈鳞片状，器型不规则。这样的石器与欧洲已知的旧石器时代和中国北京人的石器相比，很少有相同之处。

经过四年的发掘，在这个遗址中发现了石制品三千余件，哺乳动物化石二十多种。有些考古学家认为，观音洞文化和北京人文化都是旧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从技术水平和文化发展阶段来看，两者的时代大致相当，但观音洞文化要复杂多样些；从各类石器来看，观音洞石器又比北京人的同类标本显得粗糙些。因而他们认为观音洞文化可能稍早于北京人文化。但是，从他们所列的化石名单看，观音洞的堆积，似乎不会早于北京人的时代，因为所有动物几乎都是中、晚更新世的种类。

用石片制作石器是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所共有的特征。虽然也有用石核制作的石器，但为数甚少。观音洞的石器刃口如此陡峭，和华北的并非属于相同系统。若要确定这一文化的时代和它的来龙去脉，还得作大量工作。

大荔人及其文化 先是1978年初，在陕西大荔县（北纬34°50′，东经109°43′）段家公社发现了一具人的头骨化石和一些象、马的牙齿。同年冬季，又发现了一批哺乳动物化石和一百八十一件石制品。哺乳动物中有古菱齿象属（*Palaeoloxodon* sp.）和肿骨鹿等。由于肿骨鹿的发现，时代定为中更新世晚期。

含大荔人化石和石器的第三级阶地自上而下可分为十三层，总厚约40米。人化石、石器、炭块和动物化石均在离地表33米之下的砾石层里发现。再上为不同颜色的砂层、粘土和砂质土层。

该头骨保存良好，是在中国发现的同时期人类化石中最完整的。眉骨嵴粗壮，左右相连，但眉间部分向下弯曲，使眶上缘呈拱形骨块。头骨最宽处，比北京人和爪哇人的靠上，枕外圆枕发育中等，没有北京人的那样显著。骨壁厚，但其厚度比蓝田人的薄，接近爪哇人和北京人的最大值。据王永焱教授等研究，认为“他可能是从直立人到尼安德特人过渡阶段上的一个代表。但是，从主要方面及主要数据看，他与直立人相似的特征要多些，也可能属直立人阶段后期，是比北京人进步的一个类型”。

许家窑人及其文化 该遗址位于山西阳高县许家窑村（北纬40°06′，东经113°59′）。遗址的地层清楚，人化石、文化遗物和哺乳动物化石发现在离地表约8米深的灰褐色粘土或黄绿色粘土中的砂结核层里。这个遗址最初是1974年发现的，经1976年和1977年的发掘，共找到十多个个体的人骨、三万余件石制品、数量众多的骨角器和大批哺乳动物化石。

人化石中有儿童的上颌骨、不同年龄的顶骨和枕骨、残破的下颌骨和牙齿等。许家窑人头骨的特点是，脑壳异常厚重，达到北京人的上限值；枕骨圆枕比北京人的弱得多，位置也高些；上颌骨粗壮，前鼻棘清楚；上颌骨吻缘前倾的程度中等，和尼安德特人接近；牙齿巨大，齿冠咀嚼面的纹饰复杂，纹饰和北京人的牙齿颇为近似。从总的来看，许家窑人是从北京人向尼安德特智人过渡的一个类型。

发现的石器都是小型的，原料以脉石英最多，石英岩和火石次之，玛瑙、石灰岩、